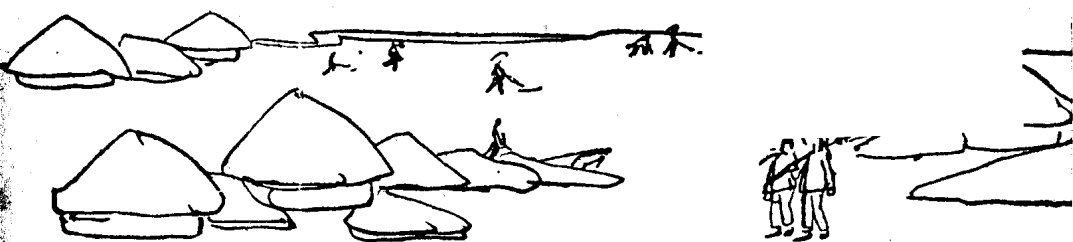




艳阳天

第一卷

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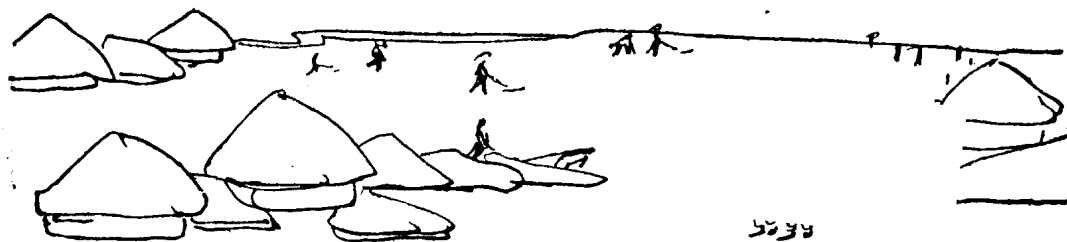
艳阳天

第一卷

浩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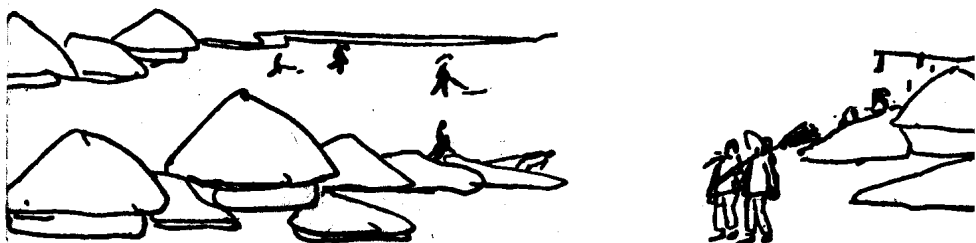
艳阳天

第二卷

浩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艳阳天

第三卷

浩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 1957 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描写了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围绕着“土地分红”与闹粮问题，展开错综激烈的斗争，农业社取得了初步胜利。第二卷，斗争继续深入。阶级敌人愈加狡猾阴险，并想和当时城市的右派分子合流，进行反扑。通过一系列的斗争，老一代的贫下中农更加成熟，新一代的青年迅速成长。第三卷，革命洪流锐不可当。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了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着重地刻画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董长春的成长，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我国农村生活，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战线上的无比威力。

这是本书的第一卷。

艳 阳 笑

(第一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196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72 年 5 月湖北第 4 次印刷

书号 10019·1884 定价 1.45 元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北京郊区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一九五七年麦收前后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为背景，描写了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写敌我双方围绕“土地分红”与闹粮问题，展开错综激烈的斗争，农业社取得了初步胜利。第二卷，斗争继续深入，敌人愈加狡猾阴险，并想和当时的城市反动力量合流，进行反扑，通过一系列的斗争，老一代的贫下中农更加成熟，新一代的青年迅速成长。第三卷，革命洪流，锐不可当。敌我最后交锋，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了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着重地刻划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成长，再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生活，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农业战线上的无比威力。

这是本书的第二卷。

艳阳天（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812 字数36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6 插页1

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196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1—5000册

（平）1—150000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3）2.15元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描写了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围绕着“土地分红”与闹粮问题，展开错综激烈的斗争，农业社取得了初步胜利。第二卷，斗争继续深入。阶级敌人愈加狡猾阴险，并想和当时城市的右派分子合流，进行反扑。通过一系列的斗争，老一代的贫下中农更加成熟，新一代的青年迅速成长。第三卷，革命洪流锐不可当。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了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着重地刻画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成长，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我国农村生活，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战线上的无比威力。

这是本书的第三卷。

艳 阳 天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824 字数42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8 $\frac{7}{8}$ 插页2

1966年5月北京第1版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150000册

(精) 1—5000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3) 1.70元

烏云遮不住太陽

——民 謠

真金不怕火煉

——格 言

第 一 章

蕭長春死了媳婦，三年還沒有續上。

都說“二茬子”光棍兒不好過，蕭長春本身還沉得住氣，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蕭老大。

兒子的婚事成了老头子的心病啦！這些日子，他只要見到對勁的人，就要嘮叨一頓：“你們總說擁護長春，擁護，擁護，他有難處，你們都看着不管！”

有人故意逗他說：“老蕭一天到晚都是樂呵呵的，還有什麼難處呀？”

老头子拍着大腿、噴着唾沫星子說：“唉，我看你們是騎驢的不知道趕腳的苦哇！事情不是明擺着：一家子人筷子挾骨头——三條光棍，沒個娘們，日子怎麼過呀！不論辦什麼事兒，長春都是聽你們的，你們應該攬掇他趕快說個人呀！”

人們說：“這是老蕭的私事，外人可不能干涉。”

老头子把大眼泡子一眨巴說：“甯，什麼公事、私事？我就不

信这一套！平常日子，这家生孩子，长春給請老娘婆，那家沒有买盐打醋的錢，长春轉着腰东摘西借；他敢干涉你們的私事，你們就不敢干涉干涉他呀！”

說实在的話，在东山塢农业社里，关心蕭长春婚姻事儿的人并不少，真心实意帮忙使劲的人更多，光当过媒人的就有十几个。說过的人家，不是这一头不随心，就是那一头不如意；加上蕭长春本人沒白天黑夜地忙工作，实在顾不上在这种事情上多花脑筋，就拖拖拉拉地攔下了。

这几天，韓百仲的媳妇大脚焦二菊正在热心地跑腿說媒。

她給蕭长春說的这个人，是她姨表嫂的娘家侄女，住在南庄；二十六岁的坐家女，心高眼高，一般男子，一般人家，全都瞧不上。蕭家原籍在离庄，距南庄很近，根底全都知道；一打听蕭长春这个人，更沒有別的話說了；东山塢今年生产又搞得特別出色，附近村子沒有不喝采的——三事加一功，那个姑娘点头乐意了。問起女方的人才相貌，大脚焦二菊更是滿打滿包。她說：在东山塢最漂亮的閨女要数焦淑紅，最手巧的人要数焦淑紅，可是南庄那个人儿，只能在焦淑紅以上，不会让她比下去；要說缺欠，就是思想差点劲儿，文化不高；話儿說回来，蕭家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并不是选举干部，思想、文化怎么样，自然不能算大缺点了。大脚焦二菊还說，光凭媒人的嘴說好說坏不行，最重要的还是当事人当面瞧瞧；她說，只要蕭长春跟那人一碰面，她这个大媒人就算当成了。

这一回可乐坏了蕭老大。

他脸上的皺紋舒展开了，罗鍋腰挺直了；走路脚步更有力了，說話的声音更宏亮了。他三十七岁就死了老婆，守着蕭长春这根独苗过了几十年，儿子是他的无价宝。那时候，穷日子就像

张开血盆大嘴的餓狼，追的他东跑西顛逃活命，受的那份罪就無法兒說了。闖來闖去，最后只好在东山塢落戶安身。东山塢是蕭長春的姥姥家，亲戚虽穷，总还可以帮衬一点儿；加上边区政府在这边一扎根，过了几年蕭長春又当了民兵，沟北有些富裕戶也不敢欺負外姓人了，父子俩才算站住了脚跟。蕭老大省吃儉用过日子，頓頓紧，口口攢，存下三斗紅高粱，給儿子买了个童养媳妇。实指望办一件对得起儿子的事儿，哪知道反而給儿子找了个心病——两个人不对脾气，見了面就像冤家对头一般，吃飯不肯在一个桌上，儿子宁可光着脚丫子走路，也不穿媳妇做的鞋。那年秋后，蕭老大硬强着給儿媳妇上了头^①，小两口沒在一条炕上睡两夜，儿子就参军走了，一去两年沒回家。到了大軍进关第二年冬天，儿子从湖北来了信，說是在那儿休整练兵。蕭老大打点了盘纏，帶着儿媳妇去看望儿子。当时蕭老大是抱定这样一个主意去的：眼下是新社会了，新社会要讲究婚姻自由，你們两个当着面說說痛快話，願意在一块儿过下去呢，就从此和美，这更好；不願意一块儿过下去呢，好說好散，各奔前程，誰也别耽誤誰。經過好些日子的艰苦行程，总算找到了儿子，小两口一見面，媳妇就哭了，哭得老头子怪难受，又插不上話兒。悶了一会儿，儿子开口了，他說：“別哭啦，咱們都是穷人，都是受過害的，我往后再不嫌弃你了。”一句話把个蕭老大說得起心乐，两年兵沒有白当，儿子变了！小两口恩恩爱爱地住了半个月，回来就給蕭老大生了个胖孙子。又过三年，儿子复員回来了，眼看就要过起团圓美好的日子，不料想媳妇命薄，沒半年就暴病死去。蕭家門里开始过起沒有娘們的日子。其实呢，儿子要是不当干部，把

① 童养媳正式結婚的时候，俗稱上头。

心思都扑在过日子上；就算当干部，也别像眼下这个样子，一头钻进去什么都不顾，把自己的事情看重一点儿，纔上个媳妇还成問題嗎？儿子偏偏不能使他随心如願。蕭老大是个爱脸面的紅脸汉子，他不反对儿子当干部，儿子为公家搭心搭力搭东西，他从来都不心疼，更沒說过半句拉后腿的話儿。他說：“就凭咱們頂着一脑袋高粱花的泥腿子，如今在八、九百口子人里边說啥算啥，走区上县平趟，先头那个社会，做梦你也梦不着，不好好干对得起共产党呀？就是自己的事情，能想想，也得想想，說个媳妇，也碍不着你办公事，真就这点工夫都撥不出来呀！”儿子不张罗，蕭老大张罗，他时时刻刻不忘这件事儿，見到过心的人就說，見着可靠的人就求。为这类的事情，儿子沒少說他。說就說，你自己不办，別人办你还管呀！蕭老大又不想包办，媳妇給你找好了，让你们對面相，让你们心甘情願，这不就行了！

行了，蕭老大沒有白費一片心，事情总算张罗成了，他怎么会不高兴呢！

从打去年秋天起，东山塢就像一盆火炭，越烧越火爆了。一入夏季，滿地的麦子随着风长，长得出奇了，蕭老大活了六十五，还从来没有見過这样好的麦子。庄稼人过日子指望个什么呢？当然是好收成了，有了好收成，就有了好光景，这是一宗大喜事。儿子的亲事又有了眉目，等到訂妥，收下麦子过了門，蕭老大的一桩心事就了却啦！儿子有了伴儿，孙子有了媽，自己也有人伺候，也能够吃口現成的，喝口現成的，成了有福的老头子了。这可是喜上加喜呀！

老头子这几天正在不停脚地忙碌着。

头一宗事儿，应当是請媒人。蕭老大既好面子，也是热心腸的人，这个“場”自然不能丢下，手头再紧，也不能让人家在这大

忙的日子里白跑腿儿。

大脚焦二菊连忙推辞说：“大姐夫，您怎么把我当外人看了？我可不是那种跑媒拉纤的行家。长这么大，还是大闺女坐轿头一遭儿。我什么也不图，就想办一件好事儿。外甥终年累月地为我們大伙儿忙，顾不上自己的家，我给他办办这件事儿，表表我的一片心，也是理所应当。往后，有个人把家给他挑起来，叫他塌塌地把咱们农业社搞好，就什么都有了；不嗦嗦您的筷子，跑断了腿，我也心甘情愿！您要是为这个破费钱，我可要生气了！”

萧老大要办的第二宗事儿，就是赶快叫儿子去相亲。眼下儿子没在家，到渠道工地上带工去了，离东山场抄近走还有四十里，见不到，喊不应，老头子挺着急。

大脚焦二菊给他出主意说：“工地上要干部有干部，要党员有党员，外甥离开几天也没事儿；捎个信去，说得急一点儿，不就回来啦！趁热打铁，这种事情不能搁着，搁凉了再出个什么岔子，就难办了。”

萧老大立刻跑到农业社办公室，找到会计马立本，托他赶快给儿子萧长春带个口信。

这一天，会计马立本奉了副主任马之悦之命，正要给萧长春写信，当下便答应把萧老大的意思挂在信上；后来，不知是忘了，还是故意没写上，反正要萧长春回家相亲的这件事儿一字未提。

三天以后，大湾供销社的一位业务员把这封信带到了工地上。

这个时候正是一九五七年春蚕结茧、小麦黄梢的季节，本县东北部二十几个乡联合挖渠引水的工程搞得很火热。

这条渠从城北牛儿山北边的潮白河引出来，沿着山根东下，

直伸到这个县最边沿的东山塢、章庄一带。河水引过来以后，这边靠山区的土地干旱問題就解决了大半，还能排泄一部分低洼地的积水。这个工程是在广大农民普遍要求下开始的，足足表现了高級农业社成立以后的新气魄；虽說劈山越岭、工程艰巨，但是所有来到工地的干部和社員都是信心十足，都掏出全部力气劳动。

供銷社的业务員打听到东山塢小队驻扎的村子，在办公室里扑了空；那儿的炊事員告訴他，老蕭的“办公室”在工地上。业务員又折回工地，好不容易才找到东山塢的工段。

河床的形状已經在山沟、平地上出現了。高山被劈开，棱坎被削平，沟谷被填滿，河床直冲过来，伸进山前边的平原上。在这綠色的世界里，它像一条黃色的巨龙，摇头摆尾地游动着，显得特別的精神。

刚起晌，民工們正干得起劲儿。刨土的，开石的，推車的，挑筐的，还有背石头的；你来我往，你呼我叫，加上呼啦啦飘动的紅旗，唱着評戏的广播喇叭，熱鬧非常，真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业务員轉着身子，在人群里寻找蕭长春。人来人往，就是不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拦住一个挑土的民工問：“喂，同志，东山塢的蕭支书不在这儿嗎？”

那个挑土的民工把担子换了換肩，和善地看了他一眼，又朝后边一指，說：“在这儿，那不是上来了！”

在一道被水冲开的土沟那边，有一队背石头的人正从河槽里边往上爬。他們都是很壯实的庄稼汉子，光着肩膀，背着木棍拼成的背架，背架上綁着大块石头，在那陡立的坎子上，弯腰哈背、吭吃吭吃地移动着脚步。这里边同样沒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

業務員朝他們喊一聲：“蕭支書在哪儿呀？”

背石頭的人大口地喘着氣，誰也顧不上回答他。直到爬上坎，打頭的那個人，抬頭朝他看看，緊走几步，又跨到一旁停住；等到身後的人都走過去之後，才跟他答話說：“同志，您找我嗎？”

業務員轉着身子仍在人群里尋找，隨口說：“我找東山場的蕭支書。”

那個背石頭的人把身子微微一蹲，把背架放在一個小土坎上；又從背褡里抽出兩只粗壯的胳膊，活動活動肩膀；一縱身，像一只小鹿似的，輕輕巧巧地從溝那邊跳了過來。他站穩之後，抽下腰帶上的毛巾，一面擦着滿臉的熱汗，一面和氣地說道：“我就是蕭長春。您有什麼事呀？”

業務員聽他這麼說，就像不相信似地上下打量着這位黨支部書記。他剛剛調到大灣供銷社，沒跟蕭長春見過面；可是老早就聽到人們議論過蕭長春。在他的想像里，蕭支書應該是另一個樣子，到底該是什麼樣子，他也說不出，反正眼前這個人不大像。

蕭長春三十歲左右，中等個子，穿着一條藍布便褲，腰間扎着一條很寬的牛皮帶；上身光着，發達的肌肉，在肩膀和兩臂棱棱地突起；肩頭上被粗麻繩勒了幾道紅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強悍的氣魄；沒有留頭髮，發茬又粗又黑；圓臉盤上，寬寬的濃眉下邊，閃動着一對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別在他說話的時候，露出滿口潔白的牙齒，很引人注目——整個看去，他是個健壯、英俊的莊稼人。

業務員一面好奇地打量着蕭長春，一面從背包里掏出一封用報紙糊成的信，說：“這是馬主任讓我捎給您的。里边可能說的是重要事兒，他要我親手交給您。”又從衣兜里掏出一張紙條，

“还有一封，半路上碰見一位女同志，她托我帶給您的。”

業務員走后，蕭長春急忙打開馬之悅的信。只見上邊寫着：

蕭支書：

工地所需之糧，正在操辦，一、二日內即派人送到。還缺何物，請來信，一定盡力滿足你們的需要。

我社今年小麥豐收在望，從成色看，壓倒全鄉；春苗茁壯，鋤草等管理也都及時，前次鄉里開社幹部會議，李鄉長又當眾表揚了我們。會後，還組織了一次參觀，參與者，無不喝采！

家中一切事情，有我、百仲和連福負責辦理。連福最近工作也很積極，再沒有鬧情緒。當前之事，都已安排妥當。社員勞動熱情很高，工作井井有條。請勿挂念。

這次挖河引水，關係着我縣半數人口的生計、生活之大計，更是為我們東山塢子孫謀求幸福。你們身負光榮重任，我們都十分羨慕。聞知你們幾次得到紅旗，更為高興。望你們再接再勵。

工程正在緊張階段，也正是領導工作最重要的時刻，完工之前，你就不必回來了。

.....

馬之悅上 ×月×日

背石頭的人們把石頭放下，又折回來了。他們老遠就見蕭長春在默聲不語地看信，一邊看着，眉頭微微地皺着，嘴角却帶着一點笑模樣，斷定這信是家裡來的，便都高興地呼喊起來：

“老蕭，信上都報告什麼好消息了？”

“要來人跟我們換班嗎？”

社員們說着就把蕭長春給圍上了。

“嗨，不要搶，不要搶，問問老蕭，別是情書呀！”

“誰像你那麼小氣，人家支書大公無私，情書也要公開！”

“就是嘛！我們還得給支書參謀參謀哪！”

远处推車的和挑土的社員，也都扔下工具，朝这边湊过来。那张短小的信紙，就在一只只流着汗水、沾着泥土的手上传来传去；这个还没看完，就被那个搶去了，搶到手还没看，又被別人搶走了。大伙儿嘻嘻哈哈，显得又亲密又熱鬧。

庄稼人是不輕易出远門的，出了門，也不像城里人那么爱写信，书信对他们說来总有点新奇的味道。况且，他們都离开家一个半月了，离家那会儿，麦子刚吐穗，眼下大概都黃梢了，成色怎么样，預分方案公布了沒有，都是大家伙最关心的事儿；去年大灾荒，困难的关口他們都鼓着肚子挺过来了，好光景伸手就抓到了，誰不想听一听从家里传来的好消息呢！

等到識字的人看了信，不識字的人让别人念道听了，一个个都像得了喜事似地咧开嘴巴笑了，汗水橫流的脸像是开了花。特别是那些年紀輕的人，跳着脚乐。

“听到沒有，我們社的麦子把全乡都压下去了，去年我們的灾情压倒全乡，今年翻个了！”

“不見家里的信，我也猜它个八九成。开天辟地，哪年有今年这麦地耕的深，哪年有今年的麦子种得及时！不长出个样子来，那才見鬼！”

“不光耕的深、种的及时，粪底子也厚实呀！初級社那会儿，一亩地使一車粪就嚷邪了，今年咱們麦地里呢，每亩三車都冒了头！”

“我看哪，最节骨眼的，还是春天抗旱的功劳。正月十五压的这次雪，頂一場透雨，正吐穗的时候澆的那一茬水，分明是撒了一地白面呀！”

人們兴高彩烈地說着心里話。不爱讲话的人，嘴上沒說，心里边也是热呼呼的。到工地上来的人，全是从东山場的社員里

选拔出来的，思想好，劳动也好；去年大灾以后，他们跟萧长春拧成一股劲儿，撑起东山坞的天，辛苦操劳，这八、九个月真不容易过呀！如今谈论起就要到手的丰收，就要到嘴的白面馒头，自然是高兴啊！

在人们嘻笑议论的时候，萧长春又打开另一个小纸卷儿。他看了一眼，脸上那一点点笑意立刻就消散了，再看一眼，浓眉皱了一下。纸卷上写的是：

萧支书：

麦收时节到了，这是我们东山坞高级合作化以后的第一次大丰收，是个十分重要的时刻。社里的问题非常多，特别是沟北有些人，开始嘀嘀咕咕，不知道又打什么主意。家里的领导，有的不往心里去，有的往心里去，又管不了。怎么办呀，真愁死人了……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回来，越快越好，千万千万！……

焦淑红 ×月×日

萧长春看完了，赶忙把这个小纸条一团，顺手塞在裤兜里，没有再给旁人看。

副队长马同峰捧着马之悦那封信反复地看着，好像在手上掂掂它有多少分量。他看看信，又瞧瞧萧长春的神态，眼睛一眨巴，走到那些乐得发狂的年轻人跟前说：“喂，消停消停，你们说，这信里边都有什么内容？”

“好消息呗！”

“告诉我们回去咬白面馒头了！”

马同峰说：“要我看哪，不全是好消息。”

这句话，把大伙都给说楞住了，停住嘻笑，转过脸来，听他往下讲。

有人附和马同峰说：“这话有理。看信上的口气，收割麦子，